

湖廣通志

湖廣通志

平江縣

建儒學記

汪有開

知岳州軍事

湖右之士盛於岳岳之士盛於平江非士能自趨於盛也教養
作成之素學校之功居多岳之屬縣四平江爲之冠學宮亦冠
焉居縣之中得地之陽山明水秀縈環擁抱規模宏偉氣象軒
豁堂曰進道閣曰文明齋舍淵然廊廡然儀門外崇制度畢
備進脩其間日漸月摩蹈德泳仁克然莫不有得此士之所由
昌也獨先聖先師之宮因陋仍隘懼將墮焉甚不稱所以奉
遷豆供灌獻也官於斯履於斯孰不欲廓而新之顧事大體重
方謀訢倥偬逐逐於簿書期會有弗暇及人多亮其力之未
也南豐角君鴻子爲戶部曹郎子吏部劉公鑣以其才命

邑始至于境入謁夫子扒而與類而思曰學官其偉矣大成殿
如弗稱何更之未易舉諉之弗敢安也問縣帑則朽如視民力則
爾如何所取資獨有力損浮費猛割微俸姑爲之倡意廢幾乎
然恐不我知者以爲不量已也以爲要譽以厲民也盍請于庾
臺以聽命焉未幾報可且揮金指俸以侑之於是始決其成邑
之富者亦樂爲之助經始於實祐甲寅之秋八月落成于冬之
十一月文彩不施管簫不加卒就厥緒基敞而材良棟隆而宇
寬輪半奩乎室廬像祔躬率諸生行舍茶禮濟濟雍雍敬心肅容
弗懈益恭其有補於教化者其厚已而視其財猶有餘也學而
舊爲民居以金易其地築三畝范扁曰詠歸藏修潛思咸得其
所諸生拱而曰是役也非庾使介軒先生重道崇儒主張乎其
上非民曹令公構政崇化興舉乎其下不以迂緩視之則以因

猶廢之矣是豈尋常館榭臺池比哉不可無述盍請諸郡太守
署筆焉令與諸生士友各以書來辭不容已因告之曰余方興
闢貢闈以來四邑賓興之士未迄于成縣令有功于學乃能不
日成之是可書也或謂孔子嘗欲居九夷未始嫌其陋門弟子
在陋巷夫子亟稱其賢宮殿之設似非所甚急也吁曾不思聖
賢之自處者固爾也人之尊夫子者比之數仞之墻不容窺見
宗廟百官之備獨不當想像其髣髴而可以陋處之手戴冕旒
被袞衣用王者事顧諟之暗室屋漏而可安乎則夫宗天子之
宮令之責也崇天子之教責不在令乎宮成教行二三子其何以承
令之美意何以能無負夫子之遺訓盍相與勉之於是乎書其
匠役凡幾費用凡幾則不書也矣夫損

石牛寨記

羅孝芬 邑人

時方無事兵革偃息外戶不閉處之無虞時方多難賊盜群起
重門擊柝猶懼不免懼則宜防防則宜險險則宜守守則宜備
慮患之要也國家自宣靖以來寇難繼作建炎庚戌冬劇賊劉
忠入平江居人罔知所措富室挾高資而適他邦健者携家累
而匿山谷或作舟楫而泛江湖知懼而不防能因險爲守備者
鮮矣鄉人余國瑞國器聚族保石牛衆皆危之予方偃偃然無
所適因遇二人余觀其險從而問其所以守國瑞曰置之死地
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兵法豈欺我哉適契予意遂攜家依
之未幾趙壽之徒至劉忠圍守累月張用曹成馬友之衆縱橫
左右適他邦者往往困於剽劫匿山谷而泛江湖者幾至盡於
蒐求獨石牛群終磨牙而不得噬求寧團潭因而視效亦獲保
全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以之時義大矣哉治亂無常利害難擇故書其事以遺後人

忠孝橋記

楊寅眉山

忠孝有祠尚德也橋以祠名所以揭共由之義以濟民行也屈
子之忠羅氏二子之孝處臣子之難盡忠孝之性廟記備矣常
試申其義與往來斯橋者共評之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天倫也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性也自天降生民德大者褻貴才薄者
褻賤於是夫有王公卿大夫庶人之分焉於是乎有伍兩卒旅
軍師之制焉相戴相愛相事相使以至今日其生生不窮也曰
高祖曰曾祖曰父曰子曰孫曰曾孫曰玄孫敬焉愛焉傳焉字
焉不知幾千萬年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天倫有
此天性也明乎此盡乎此則謂之人湏更不明毫不盡則禽獸
矣家之興衰國之治亂世之隆替常必由之嗚呼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使吾儕飽食煖衣休事俯育知有禮知好德知自貴於物此德宜何如報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夫孰無是心哉涉斯橋也式斯廟也想前賢之高風動固有之真機爲人子者必親其親爲人臣者必君其君安行乎人道之常而無淪斃陷失焉是名橋之義也始爲斯橋邑人李氏葉氏各效其有畧無吝意橋在廟之左危圯病涉難而大之遺行者無窮之利亦李氏力焉橋成李氏乞書名橋之義以諭往來者遂爲之記

貢英堂記

楊寅

眉山

宋朝因唐制設進士科以羅天下英才率三歲詔郡邑貢鄉曲英才天子御集英殿臨軒數貢吁亦盛矣予旣新貢英堂以

紀貢貢之數請于制府復得學田以充貢士義莊儲所入以資
方來與貢之士就刻于石既成學弟子請記斯堂之所由設寅
惟五方陰陽之秀載健順五常之善鍾而爲人得其天地清明
純粹篤厚博碩之精者所謂英才也盡天性厚人倫爲天下之標
準惟斯人能之尊君父安國家開天下之太平惟斯人能之位
天地育萬物成天下之亶亶惟斯人能之則斯堂之設所望於
連雲幕阜之士者甚大苟以富貴利達爲志如聖門所謂鄙夫
者不敢貢天子亦非所以期於吾邑人也南山有臺詩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願吾邑之士相與勉焉庶上不負設科之意下不
負建堂之志云

王文正公廟記

葉通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皆趨善避惡平江一邑尤爲湖外首稱也

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道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更事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官備嘗者賢人稟質固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盛德可稱而又當以吏能稱矣其爲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作興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爲宰相民所夸羨甚至魑魅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民思雖狼狽困弊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彼常所臨莅非不多而獲祀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所

無窮通賦適償而追歛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
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示民公
祠故在長慶季去縣七十九里君恐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前
建室崇祀本品先大夫皆像於兩旁作四墓詩以諷勸之其人
簡而廉慎而勤碩德盛名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
泯而君於民不待其久而成雖然余謂有風迹可述然必於
君取之縣有草連雲二山高踰萬尋衡岳友在其下雲氣異
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之矣

忠孝雙全廟記

劉一龍

楚俗尚鬼黷齊來久矣眉山楊寅治平江公正耿介一以義禮
訓齊其民四境之內凡誚非鬼祭非望者咸禁止之期年民相
服其教令乃興起廢墜首事于學宮繼事于杜稷顧清烈廟顏

圯且隘不能尋丈按縣志有淑濟祠久廢不存則慨然曰是爲
臣死忠者是爲子死孝者是爲吾鄉邑之望也而若是非所以
扶世勵俗乃卜地於上公亭遺址之下爰建一廟東祀忠潔侯
西祀孝烈妃孝感侯廟貌嚴嚴堂堦言言門廡位置悉中禮法
扁其門曰忠孝雙廟廟之前溪橋圯毀人且病涉理而新之堅
壯可久扁曰忠孝橋旣竣事以書抵一龍曰願有述顧淺陋何
足與此辭不獲命乃記之曰平江古羅縣也羅水發源於縣之
南流經縣治北流而下爲汭羅又西北下匯于洞庭屈子沉汭
羅羅二子沉洞庭則其地宜也方原之仕於楚也以讒見疏徘徊
不忍去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改
冀君覺悟秦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
諫懷王勿行不聽卒死于秦而襄王立復以讒放原於江南又

作九歌天問等篇冀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其宗國將危亡遂
赴汨羅之淵自沉以死嗚呼其用心誠出於忠也士見危致命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原之用心故如是
也羅氏二子死於先秦也父以鐵官沒舟於洞庭女弟携弟徇
崖號哭不獲其尸皆赴水死嗚呼其用心誠出於孝也親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親不得其死吾不愛其
生二子之用心故如是也欲生惡死人情之常而欲惡有甚於
生死者夫固有所重也嗚呼人之大倫君臣也父子也降衷秉
彝誰獨無是惟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利害所怵則處之必有不
盡其道者凡於所當然而不能引義盡分者皆二子之罪人也
也原之事見諸傳記小夫婦人亦知其烈也羅氏二子史失其
傳而錫爵受封實有原封之錫命今楊公又從而昭揭之君蒿

懷愴英魂凜然必有此其類者夫人之所遇不同而制行亦異
二三子不幸處人倫之變其一念之烈雖去之數千百年猶使
人尸而祝之況忠臣孝子反求乎性之固有各盡其分之當然
其流風遺俗漸被來世何如哉

杜倉規約序

萬鎮

嘗謂周禮一書爲民慮深矣比閭族黨必使相救相矜六行教民
任恤且繼於睦姻之後古之聖人其處已也厚其愛民也至故
垂典冊以示方來學者讀聖人之書將銘諸心乎抑見之行事
乎君子學道則愛人貴推而行之可也吾鄉自惟兵革之餘故
老凋零習俗頽弊富家巨室溺於商功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
者之論以激奮之利己之念重利人之念輕舉事而有益於已
則爲之舉焉稍損於已則弗爲也甚至積粟紅腐以娛饑歎宮

其償以厚其直者十室九然也。曾未聞有倡於義舉吁何得也。間有稍異流俗能言義舉不過曰甃道路之崎嶇扛溪澗之瀾漫以爲往來之便而已。予謂道路未甃止艱行耳溪澗未扛止病涉耳至於食者民之命脉係於斯一日無食可也二日無食可乎積而久之弱者轉於溝中強者奮臂大呼相率於盜竄總總也事勢至此以當自足者可保乎以儒自名者不辱顏乎聖平念此又矣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建其德之其事有慨於予心。茲齊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穀以十斛爲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中之賢有才者司出內焉其法則倣文公摹規使貧民歲以中下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不惟民有所給食

無復變亂之虞古人相求相問任恤之政亦復見於今日顧不
偉歟因書此以爲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

翔輝亭記

羅璧

貢士

交道以究初終爲美故郊迎賓餞必據於禮人生以脩聚散爲
難故送往迎來各用其情此離亭候館所以設也平江爲郡介
萬山間泊菴騷蘭騰芳薦馥阜奇雲勝巔碧堅空仕而來者獲
倚清碧嘯上公不啻訪秦人洞爲雞犬接村行山陰道爲左右
映帶美而去者又不啻脫子厚之囚山辭王陽之畏阪也舊飲
琴瑟還歌驪折柳倚寄民間所謂假隸人垣羸諸侯者也州判
常從仕佐政踰年百廢具興葺橋梁夷道路四境之內跋履忘
勞乃嘆曰是瑣瑣役無與究圖何以令衆庶見因捐已俸拓地
市材爲屋十六楹募儲三十日割費五百緡有奇車馬有所隸

國有次墻垣閉閣各瞻其事民不知役爲工告就既成索
證余謂國家設臺省風憲路府檢轄官吏疏雪冤滯歲時按臨
無非奉行天子之寬大郡邑肅將亦曰受人牛羊牧之者封畧
所加蓋使士勸于學農力于耕商賈不失業於市一日最書騰
上召棠之思苗犢之懷與經傳所著相爲今古則斯亭之一將
一迎一觴一詠皆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所寄
豈但伸曲謹布文要飾厨傳歡使客而已乎風雲慶會還彥搏
於具瞻詔百官郊迎以示勸賢哉賢哉大夫戒滿知止祖帳上
都門莫不歆動而驚耀則此州之仕實開先之此亭之集實符
兆之州判待同寅之志豈淺解哉至扁其堂曰翔輝標其門曰
敬聚蓋鳳凰之飛必覽德而下館餽之勤皆敬德之昭嗣爲州
者毋弛前規毋廢後觀則一旬宣之來一符篆之易皆惠愛之